金世宗的用乐之道与音乐才能

■潘 江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

[摘 要] 金世宗完颜雍（公元1123—1189年）为金朝第五代皇帝，在位期间勤俭爱民、与民休息，以史为鉴、心存百姓。在音乐方面，世宗在宫廷内极力提倡女真族音乐文化，又为传统汉民族音乐在宫中的生存与发展留有足够土壤，形成“夷汉音乐相融”之局面；同时，世宗热爱音乐，善于作曲，具备一定的演唱水平，擅长“以乐教人”。

[关键词] 金世宗 夷汉相融 以乐教人 用乐之道 音乐才能

历史学界对于金世宗为人及其治国之道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而音乐学界对于金世宗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则关注较少。《金史·本纪·世宗》对于金世宗的一生有着详细的记载。[①] 文献记载之翔实可让人们对金世宗的人格魅力、为君之道及其音乐才能等方面进行解读。

金世宗完颜雍出生于公元1123年（金太祖天辅七年），原女真名为乌禄，年号“大定”，[②] 生于上京（故址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南白城），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完颜旻）之孙，金睿宗完颜宗辅之子，其母为贞懿皇后李氏。良好的君王家风与金世宗本性中的仁慈宽厚、节俭相催生，促使金世宗在位期间勤俭节约，心存百姓，由此国家相对安定，百姓安居乐业。金世宗在宫廷内生活节俭，虽为一国之君，在位期间为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不提倡大兴宫殿，宴饮方面亦是尤为有度。他饱读史书，懂得“以史为鉴”，对于历朝之事或谦虚效仿或引以为戒，并谦卑清明，虚心纳谏。

古之君王爱乐懂乐者不在少数，昔汉高祖刘邦过沛县与父老乡亲共欢饮而击筑高歌，并让儿童相和，体现出其歌唱与击筑才华；汉武帝扩建乐府，以协律都尉李延年为乐府领导人，乐府采集民间歌谣并进行加工创作，促使当时民间音乐蓬勃发展；音乐家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自幼接受良好的贵族音乐教育，有着多方面的音乐才能，擅作曲、热衷于音乐演奏，并在内廷设立梨园，为唐代音乐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宋徽宗对礼仪和音乐的热爱诚恳而个人化，对音乐的声音和风格非常敏感，其支持创设的大晟乐可能影响到中国古代乐律的统一发展。[③] 而金世宗也是一位擅长用乐之人，他一方面接纳汉族音乐文化，一方面提倡女真族本族音乐文化，在金代宫廷音乐中形成了“夷汉相融”之局面，维护了统治，推行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他自身也是一位懂乐、爱乐之人，擅长作曲与演唱，善于“以乐教人”，给后世带来了影响。

一、承袭汉乐，提倡女真乐：夷汉相融

在中华民族所聚居的这片大地上，不少少数民族有着能歌善舞的特性，他们的歌舞风格独特、曲调旋律优美动人，成为各民族独具个性的文化标志。女真族主要生活于黑龙江地区，亦有着自己独树一帜的歌舞传统与

① 《金史》卷六（本纪六）至卷八（本纪八）分别为“世宗上”、“世宗中”、“世宗下”。
② “于是亲告于太祖庙，还御宣政殿，即皇帝位……丁未，大赦，改元大定。”见［元］脱脱等撰《金史》卷六（本纪第六·世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3页。大定元年即1161年。
③ 参见林萃青著《宋代音乐史论文集：理论与描述》，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潘江，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音乐史。



习俗。金朝为女真族所建，金代宫廷内依旧有表演女真族本族歌舞的习惯，女真族歌舞与汉族歌舞相融合，在宫廷中形成了“夷汉相融”的歌舞音乐文化，成为汉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遇相容的缩影。对于夷汉文化之关系的态度，世宗既极力提倡臣民承袭本民族女真族淳朴族风，又不反对臣民对于中原汉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学习，通过夷汉文化的融合以更好地维护国家正常有序地运转。

金世宗受中原汉民族文化之影响是较为深远的，而他在情感上则是一个较为传统、怀旧、感性之人，因此在为稳固金朝统治而不得不学习汉人风俗礼仪的情况下，又因对女真族传统风俗的情感认同而无法完全割舍对女真旧俗的怀恋。世宗是女真族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在臣民间大力宣扬、提倡女真族纯实、淳朴之遗风。

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①]

世宗对于女真旧俗的提倡，终是希望其所反映的良好品行能对其管辖的臣民们在品格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让他们懂得如何尊重君王、孝敬长者、友爱同辈，一方面成为品行高尚之人，一方面拥护世宗及金朝的统治。

为稳定民心、维护金朝统治，在宫廷音乐制度的制定上，金朝沿袭唐宋等朝雅乐旧制。大定十一年，即公元1171年，在金世宗的主持下，太常以《唐会要》、《宋会要》、《五礼新议》等为参照讨论郊祀、宗庙用乐规格，最终通过对各方因素的权衡，拟定出《太常因革礼》[②]而确定下来。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按《唐会要》旧制，南北郊宫县用二十架，周、汉、魏、晋、宋、齐六朝及唐开元、宋开宝礼，其数皆同。《宋会要》用三十六架，《五礼新议》用四十八架，其数多，似乎太侈。今拟《太常因革礼》：天子宫县之乐三十六簴，宗庙与殿庭同；郊丘则二十簴，宜用宫县二十架；登歌，编钟、编磬各一簴。……”[③]

虽然此时中原汉族失去了对华夏中原地带的统治权——统治权由少数民族女真族接管，金朝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承担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历史重任——然而汉族中原文化中包括汉族宫廷音乐文化在内的文化基因并未因统治者身份的转变、政权的更迭而断绝于历史长河之中。“金石之声”依旧回响。女真族统治的金朝上承周秦汉唐宋、下启元明清，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甚至可以说，由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入而使以汉族音乐文化为主体的中华大地上之音乐文化更具包容性、多样性，更加丰盈而富于内涵。

世宗在位期间，不仅在宫廷祭祀用乐的乐器种类与规模上承袭、效仿前朝旧制，在祭祀乐曲的命名上依旧参考与借鉴唐、宋等朝代。宫廷祭祀乐曲的取名大多有祈求国泰明安、天下和谐之意，因此唐朝宫廷祭祀乐曲之名用“和”字，宋代用“安”字，金朝则定乐曲以“宁”为名，寓意朝野上下臣民安宁祥和。

大定十一年，太常议……乐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乐曲以“宁”为名……今太庙祫享乐曲，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宁之曲》，迎俎奏《丰宁之曲》，酌献、舞出入奏《肃宁之曲》，饮福奏《福宁之曲》，宋开宝礼亦可就用。[④]

“宋开宝礼亦可就用”，可见金朝宫廷内的乐舞除大多借鉴、参照唐宋等朝制定外，部分则是直接照用，期间的传承关系自是十分密切。

金世宗自幼受到女真族歌舞文化熏陶，而文化的接受存在一种先入为主的特性，因此女真族歌舞习俗在金世宗的内心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情怀，这种情怀不仅包含他对故乡的眷恋，还有对祖辈们的怀念、对国家兴旺的期许，这种情怀的存在成为金世宗在位期间既接纳汉族歌舞传统，又极力提倡女真族本族歌舞旧俗的原因之一。

史载，大定十三年（1173年）三月，金朝万春节，[⑤]宋朝、高丽、夏派遣使者朝贺。世宗对宰臣们表示，朝廷内宴饮所用的音乐大都承袭了汉族风俗，虽然这样的做法出于礼仪的需要，但这些宴饮音乐并非他所喜爱的——

十三年三月癸巳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乙卯，上谓宰臣曰：“……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⑥]

出于礼仪的需要——从本质上来看更是出于金朝统治之需要，金代宫廷宴饮所用音乐大多承袭前朝汉族风俗，而实际上一句“非朕心所好”则看出金世宗对于汉族

①《金史》卷七（本纪第七·世宗中），第164页。
②《太常因革礼》当为记载金朝所拟定的礼乐制度的文献，但并未流传下来。
③《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第884页。
④ 同上。
⑤ 万春节为大定二年至二十八年（1162—1188）间庆祝金朝皇帝诞辰的节日。
⑥《金史》卷七（本纪第七·世宗中），第158页。

宴饮音乐虽接纳，却是不大喜爱的。从金世宗个人角度来看，对于汉族音乐的承袭，更多的是因需以传统“礼乐”观来安汉人之心、维护金朝统治，所以其中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情感色彩。而在金世宗内心，女真族歌舞音乐才是他所认为的淳质而有丰富内涵的音乐，这种音乐应该被记住、传承，不该被汉族音乐所掩盖甚至被遗忘。于是，在部分场合，世宗会命宫廷歌唱家演唱女真词歌曲。大定十三年四月，世宗御驾睿思殿时，即让当时的歌者歌唱女真词歌曲，并告诫皇太子及诸王们应学习女真族文字语言，谨记女真族纯实之风。

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顾谓皇太子及诸王曰：“……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①

可以说，金世宗是女真族文化的忠实捍卫者，对于女真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既出于个人情感、个人情怀的需要，更出于以乐教人、教人淳朴仁厚之护国目的。

从提倡女真族音乐文化来看，金世宗是位极为重视传统文化的君王，尽管在他治理金朝之前汉族文化对金朝统治阶级的影响已是尤为深远，以至金朝王子们“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②汉族文化在金朝已普遍传播开来。无论出于政治需求或者个人情怀，世宗是位传统文化的提倡者与坚守者，但他并不拘泥于形式，并非将女真族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而将汉族文化全盘否定，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吸收其中优秀的成分，比如教人淳质节俭的女真遗风，又如音乐中教人仁厚友善的因素，等等。

前朝宫廷“礼乐”观深入人心，早已成为稳固人心之重要文化工具；优良的传统遗风则是有力的、教人和善的文化手段之一，因此出于“家国情怀”、“以乐教人”，金世宗一方面接纳汉族音乐文化，一方面提倡女真族本族音乐文化，在金代宫廷音乐中形成了“夷汉相融”之局面。

二、擅长作曲及演唱：以乐教人

金世宗有着较高的作曲水平，曾作有《君臣乐》一曲，尤擅长以女真族音乐素材进行歌曲创作。大定九年（1169年）十一月，金世宗在其皇太子生日当天，设宴于东宫，酒宴上世宗命人唱奏新创作的音乐，其实世宗自己早有准备，于是对大臣们说，自己制作了一首名为《君臣乐》的乐曲，现今天下太平无事，自己与大臣们共唱此曲，是件极为令人高兴之事。

世宗大定九年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上宴于东宫，命奏新声，谓大臣曰：“朕制此曲，名《君臣乐》，今天下无事，与卿等共之，不亦乐乎。”③

历代君王爱乐懂乐者甚多，而懂得自己作曲唱曲的则为数不多。遗憾的是，《君臣乐》这首歌曲的曲谱并没有流传下来。

世宗曾以女真族旧音为素材，把握旧音之深意而创作出雅曲。“有本国旧音，世宗写其意度为雅曲，史录其一，其俚者弗载云。”④遗憾的是其曲已不存。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三月，金朝万春节，宋、高丽、夏派遣使臣朝贺，世宗于庆和殿受到群臣朝拜，之后于神龙殿设酒席宴请群臣，诸王子、公主依次捧酒为世宗贺寿，世宗甚是高兴，内心之喜悦自是难以言表，于是当即以女真族音乐为素材创作了一首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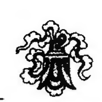
二十八年……三月丁酉朔，万春节，宋、高丽、夏遣使来贺。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诸王、公主以次捧觞上寿。上欢甚，以本国音自度曲。⑤

表面上，世宗运用女真族音乐素材进行音乐创作，既表达出其内心之愉悦，又体现出其作曲才能，实则可以说是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世宗已事先设计好或者突发奇想地为在场的遣使与群臣们以“自度曲”的形式上了一节爱国思想教育课。

世宗的“自度曲”不仅在音乐素材上采用女真族旧乐，其歌词同样讲述女真族先祖之美德与功绩，大意指世宗自己年事已高，而管理国家任务之重——“盖言临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国家基绪之重。”⑥希望皇太孙们“修身养德，善于持守”⑦。世宗不仅自己作曲，将女真音乐元素加入到歌曲中，并且还自己歌唱其所创音乐。在世宗的领唱之下，皇太孙等人皆与世宗应和，“于是上自歌之，皇太孙及克宁和之，极欢而罢”。⑧形成一领众和的歌唱场面，众乐而罢。在宫廷内唱女真曲、歌女真词、忆女真先祖之功绩，既形成传承女真风俗与质朴品德之习惯，又形成和谐融洽之气氛，世宗可谓是“以乐教人”之君王典范。

大定二十五年（公元1185年）四月，金世宗到达上

①《金史》卷七（本纪第七·世宗中），第159页。
② 同上。
③《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第891页。
④ 同上书，第881页。
⑤《金史》卷八（本纪第八·世宗下），第200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京，于皇武殿宴请皇族宗室。在故乡宴请家族亲人自是欣喜不已，世宗不由回想起往昔汉高祖过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共饮，酒兴正浓，击筑与乡亲共同高歌，并命孩童应和之情景。

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①

世宗将汉高祖的典故用于此处，是有意将自己与汉高祖相媲美，并且自信地认为其“祖宗世有此土”，而汉高祖仅“起布衣”，自己的德行声望自是更有超越性。表面上引经据典，实则以此向群臣展现自己的君威。之后，群臣妇女相继敬酒，“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② 酒酣食足后，皇室妇女与群臣、老人们一同欢欣起舞，其乐融融，以示庆贺。而此时的金世宗看着臣民的欢乐舞姿，却甚是怀念女真族本族歌曲，如是对起舞的臣民们称，自己来到故乡上京已有数月，离离开的时间越来越近，却未曾听闻一人唱本民族的歌，让宗室子弟们到殿上来，自己要为他们演唱——“吾来故乡数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来前，吾为汝歌。”③于是再一次向臣民歌唱女真族歌曲。皇族宗室子弟依次上殿，用心倾听。世宗此时唱曲思人，不禁想起先辈们亲切的音容，教导之言犹存耳畔，忧从中来自是悲伤不已，越唱思念越深、情感愈浓，于是内心伤怀。“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④

世宗实为性情中人，虽为君王，在臣民前亦难掩本真一面。终于，在世宗的感染下，“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⑤ 可以说，世宗是位极懂音乐也是尤为爱乐之人，以声带情、以声传情。他更是一位极懂音乐教化之人，通过本族音乐传达先祖淳朴遗风、讲述先祖创业艰难，既推行本族文化，又在音乐文化的熏陶中教人仁厚向善。

昔唐玄宗李隆基善作曲，能吹笛尤擅击羯鼓，可以说玄宗对于音乐的创作与演奏源于其对音乐的发自内心的喜爱，他在音乐方面的作为，给唐代音乐的发展甚至为后世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小部音声”的人才培养理念更是为后世重视少儿音乐培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金世宗完颜雍擅作曲，尤其擅长以女真族音乐素材进行歌曲创作，且善歌唱，以声传情——歌声情怀浓厚却又不失激励人心之感染力。世宗虽出于政治需要而“以乐教人”，但不难看出，他与唐玄宗有着对音乐由衷热爱的共同之处。金世宗对音乐的喜爱、对音乐教化功能的重视，为金朝音乐的发展，尤其是女真族音乐在当时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提倡女真族音乐又为汉族音乐留下发展空间的包容态度为后世处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结　语

金世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逝世。“正月……癸巳，上崩于福安殿，寿六十七……殡于大安殿……葬兴陵。”⑥ 世宗在位期间，国之南北和睦友好，百姓安居乐业。“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和，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悌，信赏罚，重农桑，慎守令之选，严廉察之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号称‘小尧舜’。”⑦ 世宗以其勤政爱民、虚心纳谏的为君之道，勤俭节约、仁厚和善的为人之风被后人推崇敬仰，尊为“小尧舜”。“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⑧ 自周代始，中原汉民族之“礼乐观”不断深入人心，不论在当时还是之后历朝历代，“礼乐思想”依旧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着潜移默化之影响。礼仪传统、为君之道、音乐教化，共同安定民心，维护着国家的正常运转与发展。

金世宗有着勤俭节约、勤政为民、以史为鉴、虚心纳谏等宽厚仁慈的为君之道。从音乐方面来看，金世宗虽极力提倡女真族本族音乐——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有抱负将女真族音乐文化发扬光大，欲使女真族文化在传播与接受范围上与汉族文化并驾齐驱的理想之人——但出于政治需要、考虑到传统宫廷礼仪所具有的“文化软实力”，他依然为汉民族音乐在宫廷中的生存与发展留有足够的土壤，兼收并蓄，使夷汉音乐并存共发展。金世宗是热爱音乐的，表现在他的作曲和演唱实践上。世宗在音乐方有着“以乐教人”的特点——无论是承袭前朝音乐旧制，还是提倡女真音乐习俗；无论是以女真族旧乐为素材进行音乐创作，还是歌唱女真族本族歌曲。这一方面体现出世宗对于音乐的热爱，另一方面则是意味着世宗在以音乐为手段对臣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爱国教育，教人纯朴友善，教人敬祖爱国，以使天下安宁太平。

（责任编辑：韦　杰）

---

①《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第89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金史》卷八（本纪第八·世宗下），第203页。
⑦ 同上书，第204页。
⑧《金史》卷三十九（志第二十·乐上），第881页。